

# 武昌湖笔记

## ——安徽省首届散文大奖赛 获奖作品集

AN HUI SHENG SHOU JIE SAN WEN DA JIANG SAI  
HUO JIANG ZUO PIN JI

许辉 主编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# 武昌湖笔记

## ——安徽省首届散文大奖赛 获奖作品集

AN HUI SHENG SHOU JIE SAN WEN DA JIANG SAI  
HUO JIANG ZUO PIN JI

许 辉 主编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昌湖笔记——安徽省首届散文大奖赛获奖作品集/许辉主编. —合肥:  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-7-5650-1998-2

I. ①武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0103 号

## 武昌湖笔记

——安徽省首届散文大奖赛获奖作品集

许 辉 主编

责任编辑 朱移山 王钱超

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
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邮 编 230009

开 本 71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
电 话 总 编 室:0551-62903038

印 张 15

市场营销部:0551-62903198

字 数 269 千字

网 址 www.hfutpress.com.cn

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

E-mail hfutpress@163.com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1998-2

定价: 30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## 前 言

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委宣传部建设文化强省指示精神，努力推动安徽文艺大发展、大繁荣，重振文学院军雄风，再创安徽文学新辉煌，建立文学可持续发展机制，努力发掘文学新人，鼓励新创作品，戮力打造文学精品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13年6月启动了安徽省首届散文大奖赛。10个月以后，我们收获了大奖赛丰硕的果实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。

此次散文大奖赛，是安徽省作家协会举办的首次散文大奖赛。大奖赛采用个人申报、各市评审推荐、层层评奖的方式，这种评奖方式参与面广、悬念不断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全省散文作家参赛的积极性。据初步统计，全省参与此次散文大奖赛的作家高达800多人。各市文联作协进行市级评奖后，加上部分文学社团的申报，报送省作协的参评作品达302篇。此后，我们分别邀请了12位专家进行区域大奖和金银铜大奖的评审，经过严格评审，陆续评选出区域大奖获奖作品151篇、80篇提名作品、50篇提名作品、20篇提名作品，最终评选出本届散文大奖赛金奖作品1篇，银奖作品3篇，铜奖作品7篇。

这次散文大奖赛，是当下安徽省散文创作整体最高水平的比赛，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，各位获奖作家脱颖而出，以自己作品的质量说话，展现了自己的创作实力，也为安徽的散文创作添加了缤纷的色彩！

安徽省首届散文大奖赛通过南北中对抗的形式，凝聚了全省散文作家的力量，激发了散文作家的创作激情，既是一次全面动员与集结，又是一次规模性的展示与练兵，通过大赛，不仅发现了一批新人，而且推出了一批力作，安徽省作家协会现结集出版获奖作品。我们也在积极地进行前期准备工作，

力争早日启动第二届散文大奖赛。

借此机会，我想代表安徽省作家协会，再一次向全省各市文联和作协表示衷心的感谢，没有各市文联作协大量、细致的组织工作，此次大奖赛将无法顺利举行、圆满结束。

我们特别要向全省的散文作家表示感谢和敬意，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参与，安徽省作家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。

再一次衷心地祝贺各位获奖作家！

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 许 辉

2014 年 4 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前 言 ..... | 许 辉 (001)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## 金奖作品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武昌湖笔记 ..... | 李俊平 (001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
## 银奖作品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皖北大地：即将消失的农具 ..... | 侯四明 (020) |
| 病房 .....           | 邢思洁 (037) |
| 古村散记 .....         | 项丽敏 (045) |

## 铜奖作品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青町，一个皖北小镇的诗歌记忆 ..... | 高 健 (055) |
| 为故乡喊魂 .....          | 穆志强 (070) |
| 请不要打扰夜晚 .....        | 许俊文 (077) |
| 草木滋味长 .....          | 张秀云 (084) |
| 王门家事 .....           | 程保平 (090) |
| 房门后的父亲 .....         | 罗光成 (095) |
| 23 栋 2 号 .....       | 郭翠华 (111) |

## 附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获区域大奖作品名单 .....              | (115)      |
| 提名 80 作品名单 .....             | (123)      |
| 提名 50 作品名单 .....             | (127)      |
| 提名 20 作品名单 .....             | (130)      |
| 提名 20 作品 (已获金银铜大奖作品除外) ..... | (131)      |
| 和州小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全志男 (131)  |
| 青青弋江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谈正衡 (137)  |
| 春秋随笔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东方煜晓 (149) |
| 浮光碎影伴流年 .....                | 荆 毅 (160)  |
| 温暖在理想与现实间 .....              | 心 亦 (177)  |
| 塌陷的胸腔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江少宾 (190)  |
| 平原散曲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李星涛 (198)  |
| 天柱山合章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郑炎贵 (219)  |
| 车牛返村断想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李永立 (230)  |

## 武昌湖笔记

李俊平

武昌湖位于今安徽省望江县境内，曾是古雷水的一部分，现今也只有武昌湖还保留着古雷池的风貌。“不敢越雷池一步”就源于此处。

——题记

### 冬 天

下了一场雪，武昌湖的湿地里光土的地方就让雪覆盖了。枯黄的茅草也弯下了衰老的腰身，匍匐在湿地里。这样远远望去，武昌湖的下湖黄一块白一块，荒草白雪，苍凉邈远。

靠近湿地边缘的湖水，此时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冰面远远看去呈银灰色，黑色的水鸟卧在冰面上，有几百只的样子，像人们胡乱撒下的黑子。是那种大的能高飞的黑鸟，目前我还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奇怪的是，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触，一只鸟与另一只鸟之间都保留着几乎是等距离的空间；还有就是，它们不匍匐近在咫尺的茅草里，而选择冰冷的湖面。鸟像人类一样过着群居的生活，但它们相互间却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是不是它们也知道，分离好于冰冷的拥抱？没看见过迁徙的鸟相互间的打斗，它们只是你跟着我，我尾随你，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。家永远在天空，武昌湖只是它们短暂停留的客栈。想起单位后院里的麻雀，常常见它们从低空里就咬在一起，然后打到地面，栗色的羽毛四处纷飞。这也有点像我们人类，越是低处的群体越喜欢打斗一样。

来年春天，如果有一小部分因贪恋武昌湖的丰饶，没跟上大部队迁徙的步伐，就会在武昌湖等待下一个冬季的来临。天鹅与大雁都不会这样，即使是剩下孤零零的一个，也要奋然地起飞，到天空中去寻找同类的身影。等待的是鹭，还有当地叫着乌鸡的一种纯黑色的水鸟。



此时，窝在冰面的黑鸟群里，冷不丁地会有一只鸟从冰面飞向天空，在湖面的上空颀颀，然后远远地落在了另一个地方。这样的起飞并不多，绝大部分时间它们都是静静地待在原地，一如坐禅的老僧。

白色的水鸟不多见，能看到的也是那种小的，或者羽毛上带点银灰色的那种。它们一般的情况下和黑鸟是分开停留在另一片区域，比黑色的水鸟好动，有时不约而同地一起在武昌湖的湖面上空飞一会儿，应该没什么目的，也许只像我一样坐长了时间，感觉脚冷了，起来走几步或跺跺脚之类的。然后集体停在一个地方，或浮游在没结冰的湖面。

雪封大地冰封湖，船靠岸，鱼归仓，对于武昌湖来说，这是个寂寥的时节。但因有了这些迁徙的鸟在武昌湖居留，使武昌湖有了另一种生机。那些飞翔的生命在枯草间，在湖面，在我们行走过的武昌湖的天空。

如果天空没有鸟儿飞过，天空该有多寂寞啊。

## 夜色

武昌湖下湖的黄昏似乎要比上湖来得早一点。

可能是太阳从上湖落山的缘故。当太阳像火盆里的碳色斜挂在上湖源头的上空，似乎要落入湖水时，下湖的夜色就从茂密的蒿草里升了起来。起先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黑，氤氲在枯草间，等你回头看一眼昏灰的上湖的天空，没仔细看太阳是怎样地避免落入湖中，而是滑进汪公山的背后，再回过头，那草间的黑就和湖面连成一片了。此时下湖的夜色，我说升了起来。

太阳滑入山的那一边，其实像藏猫猫的孩子，是一点一点地把自己隐入不见的。不过，这不是个需要寻找的游戏，我们虽然看见了“藏匿”的地点，却永远翻不开那座山后面的秘密。

上湖的湖面此时还泛着灰白的光亮，篷船“突突”地驶向了岸边，一只白色的大鸟从围网的栏杆上突然起飞，越过渔船，再越过武昌湖大桥，落进下湖的夜色中了。

此时下湖的夜色还是银灰色的，有点灰蒙蒙的感觉，像大地喘了口气。上湖呢，远远望去，一层微薄的黑浮在湖面，像似湖水本身，又似乎是要从湖水里分离出来，而去和天空的云层拥抱。湖面的风稍稍吹得一吹，这黑或者说这夜色就跳起了迷人的舞蹈。

最黑的夜色还有一会儿到来。停泊的船头冒出了炊烟，不是升向天空，而是一团一团地在船头跳动几下，陆续掉进夜色弥漫的湖水里。此时的夜色像怯情而又多情的少女，遇见谁都是若即若离的模样，本来它已紧紧地缠住

或抱紧了某一根围网的竹竿，但瞬间又见它松开了身体，去拥抱另一只。湖面所有的夜色都漫了上来，集体向围网的竹竿涌去，似乎是谁来迟一步就赶不上这派对。竹竿在晚风中斜了斜被夜色纠缠的身体，好像是抖落大鸟久立头顶的疲惫，又似乎是湖水中的鱼不小心撞上了它的脚跟，抑或是相互间的提醒——无论夜色是怎样的纠缠，明天我们依然是挺立的男子汉。

围杆下的网是早就和夜色混为一谈了。竹竿的努力或者说挣扎，到最后也是和围网一样的命运——被夜色吞没或者是投入夜的怀抱。

这时下湖浓重的夜色正缓慢地向上湖移动，任谁也不能阻挡。湖边的柳树弯腰让夜色过去了，大桥低一低身子让夜色跨了一大步，公路上行驶的大卡车突然打开大灯，闪了夜色一下，但还是乖乖地让夜色越过它的头顶。还有几步路，下湖的夜色就该和我打招呼了。

下湖的夜色越过大桥以后，会沉落到湖边养珍珠的池塘里。这是它的下坡路，就像人走在沙滩里，越用力会越慢，得慢慢地保存体力“滑”过去。夜色此时是飘。夜有许多种行走的方式，比如冬天的夜色是一瞬间从天空中砸下的；夏天的夜色是迈着细碎如小脚奶奶的步子挪来的；秋天的夜色是跟着你的心情到来的。具体到武昌湖，夜色的脚步就多种多样了。

为了等待下湖的夜色飘过池塘，我在上湖的湖边拣了块瓦片状的薄石头，奋力地向湖面抛去。我只看见了石头溅起湖水的第一片昏黑的浪花，此后石片切割的水花全都被黑暗掩埋了。

我转身再看下湖行走的夜色，不想竟然和它撞了个满怀。我连忙后退，转身，想看一看上湖的夜色和下湖的夜色拥抱的模样，不想，它们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夹着我已拥抱在一起了。

就这样，从傍晚到夜晚，武昌湖的夜色完成了它行走的脚步。

最黑最浓烈的夜在不经意间来临了。再过半个或者一个时辰，如果你一直在夜色里行走的话，你会陡然发现，夜色在你的行走里渐渐地又会淡出光亮来。

## 春 天

春天真正地来到武昌湖是从湿地的荒草里开始的。

也就是说，是湿地里的草最真实最准确最早感知春天的。

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去年冬天第二场雪前，单位后院的茶花树让雪前暖的天气扰乱了它自身对于季节的感应，而误以为是春天已经到来，竟然开出了三五朵冷艳的红花。我以为它会勇敢地开下去的，但过了几天大雪降

临，茶花树可能知道受骗，在雪后寒的天气里收拢了自己，准备盛开的花蕾瞬时就委顿了。

武昌湖湿地里的野草就不会这样。野草是和春天贴得最近的植物，无论冬天有怎样的魔力抑或蒙骗，草都会准确无误地打开春天的门，第一个从泥土里冒出它嫩绿色的芽尖；尽管先辈们的荒芜还覆盖在它们的头顶，像旧梦般潦草，但冲破了黑暗就等于迎来了春天。在这一点上，花朵就显得比野草浅薄多了。花朵是从表面来认知春天的——遇上合适的气温与阳光，就慌不择时地打开了自己，像某些心慌等爱的少女。花朵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，即使她受骗上当不止一年两年的冬天了。想想也不奇怪——人们总是赞美花朵。像机关的红颜，犯点常识性的错误，同事尤其是领导，是不会计较的。所以被赞美的花朵犯点季节性的错误，人们很快就原谅了她。野草呢，即使你是睿智的野草，终究还是逃不了被践踏的命运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多么相似，“草民”一词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吧。

我沿着湖里湿地边的小路走，一眼望去，湿地荒芜蔓延。匍匐的蒿草灰黄腐朽，风吹草不动，风都从湖面上走了。白色，后背带点银灰的水鸟也在湖边的湿地上走，迈着细碎的步伐，像上紧发条的玩具鸟，一蹦一蹦地就远去了。我尽量不走近它们，我喜欢我们彼此相望。白鹤离我远一点，五六只的样子，悠闲地在水里觅食。

武昌湖下湖的水还没在寒冷里醒来。湖水春暖谁先知？当然不一定是野鸭。只要在湖里栖息的鸟都知道。鸟在湿地边走而不是在湖面浮游，所以湖水还未暖。也不完全是这样，这只是我的判断，野鸭就在湖面——是小野鸭，特灵活的那种。飘在湖面上，三五成群，好像它们没动是湖水在动。风吹过去，它们飘远了；风吹过来，它们又回来了。有时你会眼花，它们突然不见了。野鸭就喜欢玩这样的失踪，它在湖水里能潜游很长的距离，然后在你找不准的地方冒出来。像淘气的小男孩与大人玩藏猫猫一样。

湿地里刚刚冒出嫩芽的青草站在远处是看不出来的。草色遥看近却无，这句话不适合武昌湖湿地。要想看见湿地里的春天，你得走进湿地，才能在枯黄的茅草内部发现那春天的芽尖。春天真正的开始不是草发芽，树开花，而是那板结的泥土在春天到来的那一刻变得松软，等待或者说给予一切的穿越。大地的秘密种子知道，湿地里的春天，是野草的嫩芽开启泥土的门扉的。

我甚至可以这么肯定，武昌湖上湖的春天比下湖来得慢很多。一桥之隔的上湖似乎还在去年的冬天里沉睡。风从上湖的湖面过，湖水像懒散的怨妇，笨重得连波纹都懒得荡漾。渔船闲泊在湖面围栏附近，船上没人。远远望去，你的视线立马跌入了一片空蒙，那空蒙像一把锁，锁住了上湖的春天。

当下湖湿地里野草的芽尖一个一个穿过泥土，高出匍匐在湿地里的荒草；当栖息在湿地里的水鸟从下湖飞到上湖，又从上湖飞到下湖；当那一望无际的绿像似一夜间铺盖在你的眼前，武昌湖的春天，或者说春天就真的到来了。

## 象 嘴

武昌湖的下湖到象嘴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，然后就直向六户去了。

当然，湖面的拐弯和道路的拐弯还是有点区别的。湖水的弯不注意或者说居高临下地看，几乎是看不出来的；陆地就不一样，一眼就会看出它的弯弯绕。湖水与陆地，这有点像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曲折。我这样说不一定有多准确，想想文章的比喻怎么可能都统一到一个心思上，就像我爱武昌湖，而有的人不爱一样。

那个拐弯的地方之所以叫象嘴，是因为有一块像大象鼻子的陆地直伸入湖面，远望就像大象伸着鼻子在喝水。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叫象鼻。十几年前我在象嘴村收税，一直奇怪这名字，问当地的人有什么来历，他说就叫象嘴，哪有什么来历。因为他家离湖有点远，他是真不知道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叫象嘴，但时间已过去了十好几年了。生活中的许多事就是这样，总是需要时间。

武昌湖可能也是这样。远逝的古雷水曾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重彩的一笔，而今只剩武昌湖还保留它昔日的浩瀚与汪洋。不越雷池一步，仅仅只是历史的旧影了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“不越雷池一步”这个成语像谶语一样飘在望江的天空。武昌湖的寂寞何尝不是历史的寂寞呢？

下湖拐过象嘴以后，湖面就变窄了。此处的窄有视角上的差距，因象嘴的对面是大面积的野荷花，所以看上去就比没拐弯时窄了。我去的时候是秋后，野荷枯黄委顿，莲蓬头干瘪低垂，像老去女人在澡堂隔间里的独自叹息。船在野荷边慢行，我随手摘了一朵枯黄的莲蓬，上面只剩一两个瘦黑的莲子，用牙咬一下，像咬小石子一样，其他的已落入了湖中成为来年的种子。秋天的湖水是能望见底的，腐朽的荷杆只轻轻一触就沉入了湖中，等它吸饱了水，就和湖底的昏黑融为一体了。几只名叫乌鸡的水鸟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浮游，胆小的见我们来了早就飞入远处的蒿草丛中。秋荷衰败得让人沮丧，小船驶出大面积的荷区，回头看，像一个人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想起湖荷夏天的美，再看她衰老的模样，不禁让人感叹——任何有生命的美都经不起时间的凋零。而美的真谛恰恰是腐朽后的再生。

荷花是一年又一年地开，植物生命的轮回短暂到让人忘记怜惜。其实对

于单个的荷来说，一年就是它的一生了。尽管年年岁岁花相似，但不是去年的那一棵了。每年盛开的都是一朵崭新的生命，正因为短暂，花朵才开得那么热烈那么美丽。同时也正是这些生命的怒放，才让世界是这样的美好，使武昌湖有了无尽的生机。大地上如果没有湖中的荷与湿地里的草，大地就会老去。人类是大地的孩子，再不要说主宰。植物才是大地的血液，植物消亡，大地就会死去。

相对于历史的长河，人的一生是短暂的；就野草和野荷来说，人的一生漫长到内心里能长出草来。野草与野荷年年用坚韧与怒放告诉我们，卑微也好，高贵也罢，生命的美与意义就在于坦然地盛开在大地上。

## 赛口闸

武昌湖的下湖到赛口闸这就算终止了。

但也不完全准确，闸的一边是武昌湖，另一边是河，叫幸福河，只是中间有了一道闸的拦截或者说建筑，对水系的称呼就变了。如果幸福河与武昌湖的下湖之间没有筑坝建闸的话，幸福河还是会叫湖的。这有点像国界或省界甚至是县界，地理上有了某种围栏，对陆地的说法就有了绝对不一样的名称。不仅仅水与陆地是这样，世间的许多事许多问题都有这种局域性。人呢，也一样。

赛口闸把武昌湖与幸福河隔了开来。涨水期，需要的话，赛口闸就会打开，这样武昌湖的水经过一道闸，不叫湖水而叫河水了，并且是幸福河水。也就是说，湖水的第一次更名就遇见了幸福。湖水随着河水流，流到一个叫漳湖闸的地方，就又不一样了。我这样说吧，幸福河到漳湖这个地方就又被闸拦住了。我不说你也知道了，这闸叫漳湖闸。漳湖闸一打开，幸福河的水就流到了长江里。这时，河水就该改名叫江水了。我不扯太远了，长江终归流入大海。有意思的是海水经过太阳的蒸发，在天空中游荡，荡到武昌湖的上空，刚好那天预报说有雨，于是，武昌湖的水经过那么多的关卡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让一个闪电又被击落到武昌湖里。这多么像极了我们的人生。一路上我们主动或被动地给了自己多少名号啊，到最后还是回归最初的姓名。不管我们当初的更改怀着怎样的幸福憧憬，都回到最后的平淡。

现在是枯水期，闸是关着的。看闸人的小屋铁锁上锈迹斑斑，也许他从来就没进去过。守闸的屋像一个寡住的老女人，门前荒草蔓延，差不多要接近门锁了。我试着推了推，门不动，屋里竟然发出了一点奇怪的声响。我怕打开的是一屋黑咕隆咚的空洞，又怕陡然窥见某个守闸人尘封的往事，转身我沿小屋后的斜坡小心地滑到了湖边，险些落到荒草覆盖的泥浆里。冬天的

湖水浑浊干瘪，她荡漾怡人的容颜是去年夏天的事了。

闸边的湖水低到能看出湖底小块的陆地，湖岸的右边有一棵大树，大树旁是西方禅寺。其实就是一个小庙，男的不叫和尚，女的不叫尼姑，都叫出家人。有时开车在路上，经常会遇见这样的出家人骑摩托车风一样快。湖边有寺不稀奇，但寺边有湖的就不多了。这寺我去过，好像有两次。寺的整体结构像过去北京的四合院，不同的是靠湖边的平房背后，有四五口大缸，上面有缸盖的那种，说是出家人圆寂后放在里面，看着有点怪怪的。其中两个还有点歪的样子，其他的还算正。出西方禅寺的后门下一个不太陡的坡，可以踏上湖岸边停靠的机动船。我没下去走到上船的地方，而是转身走到了另一边——幸福河边。

幸福河呢，这个季节是彻底地干涸了。河岸两边绝大部分地方都光秃秃的，树几乎被伐光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很多年前我在漳湖上班而住在赛口，所以我每天都要从幸福河坝上过，那时的幸福河，水蓝岸绿。河岸两边的树在空中拥抱，走在岸边的路上，浓荫蔽日。

## 大 桥

站在武昌湖大桥远望，太阳是从下湖的湖底升起，黄昏时落进上湖的后山。

早些年我一直以为下湖是上湖，自以为太阳从那边升起，就该是上湖了。自然的形成是不以人的臆想的，你想上就上，想下就下，那不行。升起的地方不一定就是上，落下去的地方也不一定是下，任何地理都有自身的起源与结束。武昌湖的上下湖与太阳的起落似一种天然的法则，完美地展现着自然的阴阳。

午后四点，太阳离上湖的汪公山山顶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，整个上湖远望一片金黄，不像麦浪，麦浪是永远不可能有太阳照在水面时的那种金光。午后四点钟的阳光你可以直视，不会像正午的阳光那么刺眼。如果把视线偏离汪公山，向上湖更远的地方望去，就会看见湖天在光芒里相接，而湖面会陡然地变小了——是一种视觉的小。那连接处的光芒随着太阳的沉落，一点点地后退，收缩；如果眯眼，那光芒像闪电一样和眼睛连成一片，像似另一个世界。睁开眼，世界又恢复本来的样子。

看湖你得进入湖中，就像了解一个人，你得和他或她在一起。感情是慢慢培养的，对人如此，对一个湖更是如此。绕着武昌湖走，几天是走不完的，几十天也是走不完的。当然，我说的走不仅仅是指走路，而是整个身心与湖

的亲近。走在湖边，湿地里天鹅会让你停步，十几只悠闲的野鸭让你觉得生活不必如此匆匆。如果不小心陷入了松软的湿地，干脆赤脚让黑乎乎的湿泥从脚丫间冒出来。泥从脚尖冒出来的感觉仿佛童年，赤脚一如少年，尽管人已中年了。

穿过桥洞，一定会遇见垂钓的人。如果是周末，桥边钓鱼的人会站成一道风景。你在桥下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，诗人这样说。我昂起头向桥上望，桥上没人，也就是说，我还没成风景。不禁又想，如果我经常性地这样行走的话，我迟早会成为风景的。

湖是安静的。至少表面上是如此，内里的盛大与热闹只有通过我来想象了。不过，不用想象也清楚游鱼的穿梭和虾的聚会与鳖的独隐。越是丰富的湖，表面上会愈是平静。其实人也是一样，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给人以安详。

垂钓者的安详是表面的，他们的内心里永远充满了世俗的期待。姜太公让周文王拉车，也还没到安详的境界。孔子东游，庄子梦蝶，一个在行走里寻找，一个在梦里追求，终究离安详一步之遥。而人世的行走与奔波，是世俗，所以才是快乐，才最是人间情怀。即使智慧如庄周，也不免徘徊，幸好有梦如蝶，让现实的迷惑在梦里蝶蝶而飞。如果人生无梦，那将是多么堵塞或单一的人生。

风从桥洞里穿过，轻轻地牵了牵我的衣角，然后把钓鱼人的浮标移动了一下，垂钓者以为是鱼儿在动，赶忙挥动钓竿。晶亮的丝线在半空中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圈，像梦一样闪过武昌湖的上空，然后又落进了湖中。由此，我喜爱上了那盲动挥杆的垂钓者，他让我看见了什么叫闻风而动。

## 独 行

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就喜欢独行。

不是不喜欢热闹，而是常常在众友相聚的热烈里，让别人感觉你的沉默或者说你的孤寂影响了其他人的快乐，总归是不好。另一方面，性情上更喜欢独处与安静，所以行走武昌湖，我就一个人独行。

上湖的湖边我走得比较多。我一般是沿着湖边的坝埂走，当然湖边的坝埂很多，但更多的是不规则的湖滩或陡岸。坝埂是用石头垒砌上来的，也有不是石头垒的，最早可能也是人们为了行走湖边方便，一步一步走成了一条长长的土埂。自然形成的坝埂比石砌的要窄一点，并且弯曲；人造的就直多了，看着就像湖水被砍了一刀，生生地在此断了下来。我走的坝埂左边是上湖，右边是石坝切断的部分与大桥之间的方塘——养珍珠的塘。同是一湖水，



一旦落入桎梏，就只能在微澜里怀念浪了。

在湖边走的时间长了，对水就有了新的认识。只有水真正是静若处子，动若蛟龙的。起先我对“上善若水”的理解是模糊的，在水边行走多了，我把这四个字理解成一个“变”字。唯有变才能体现上善，随物换形，能做到随时随地变化无穷而又不失其本真的，只能是水。人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寄寓于水。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两句诗：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澜。谁写的不记得了，但记得是唐诗。唉，人心怎么可能如水。

石砌的坝埂不长，五六百米的样子。从桥边走，坝埂的尽头就是武昌湖的鱼码头。鱼码头是我起的名字，因为它主要功用就是卸鱼。当然也有虾与螃蟹。这就像叫鱼馆的饭店同时也上红烧肉或红烧鸡一样。从石坝上可以跳到鱼码头，稍微用点心就不会摔倒。此时的渔船闲荡在湖边，一根细细的长绳系住了它飘移的心，无论怎么摇摆，终究不能远离。

出鱼码头有一道锈迹浓重的铁门，出去再走一道新铁门就可以拐进另一条荒草蔓延的湖边小路。此时的武昌湖是冷清的，即使不走小路也难遇到几个人。就是看见人，也是钓鱼的。在武昌湖的周围长年都会有垂钓者，打窝、抛竿、等待、收获。他们反复地抛出诱饵，一天一月一年。人与鱼之间这古老的游戏，平息了世间多少的阴谋与争斗。从这层意思上说，鱼该拿诺贝尔和平奖的。

钓鱼的人都在上湖，下湖一个人也没有。穿湖大桥的存在，彻底地划分了上湖与下湖的界限，同时也使上湖与下湖有了巨大的区别。人们从情感上关爱上湖多关注下湖少，下湖的蒿草一步一步侵蚀着湖面，这样一来下湖也许要不了多少年就会变成陆地的。人们对于下湖，一如老师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，不管不问，他就真的落了下去。

我曾经懊恼，为什么没有什么部门或机构来关注武昌湖下湖的变化，忽然又觉得，世间的一切改变依然是沧海桑田。时间，一切只是时间。自然万象像一个女人，我只是在武昌湖风韵犹存的时刻遇见了她。我想后来再后来的人们，只能看见武昌湖衰老的模样甚至是干涸的陆地了。有幸的或许能在我的文字里一睹她曾经美好的容颜。

## 杨柳青青

湖岸边杨柳青青。

季节总是自然而然地来到武昌湖，踩着节气的点，迈着我们看不见的步子。想起这一点，人内心里就充满了安然。这安然里还略带些微的伤感。也



不是要伤怀什么，人就这样，遇见美好或者自然的事物，那点莫名的情绪就产生了。年纪太轻是感觉不到这些的，那时心中只想着自己，眼睛望着高空的云彩，缥缈辽远，忽略身边的亲人，忽略脚下行走的土地，忽视季节的变换。人一旦到了切实地关注季节，感受到四时的变化，才知生命里一切的发生一如脚下的大地——消失与诞生是自然也是必然。对每一次遇见的温暖懂得了去珍惜或铭记，更重要的是从季节的变换中学会去忘记——忘记仇恨与经年的伤痛，忘记阻碍生命成长的一切不利的过往。像春天踏过冬的泥泞。生命有时单纯到只要我们好好地活着就够了，心灵的负累曾蒙蔽了多少闪亮的日子。

下湖的候鸟已迁徙得差不多了，柳树抽芽时，在湖边还能看见少量的大雁。现在的湖边浅滩里只有那种小如麻雀的灰色水鸟在集体觅食。鸟群（大雁与天鹅）遵从内心的召唤，南来北往，让有限的生命历程翱翔于天空。鸟的高飞远徙不是为了让人类去仰望的，武昌湖再美再丰饶，也丝毫不能阻止它们振翅远航。多么广阔的天空。

去年冬天泊在架线塔基边的木船到现在还保持一开始的老样子，船头的方向都没挪一点。湖滩边冬捕遗留下的印痕还是那么明显，湖水在漕痕里透着明亮。湿地里枯黄的蒿草已变得发黑、腐烂，绿色的小草一片一片在黑色的草泥中升起。假以时日，腐朽枯黑的湿地将被整个绿色的生命覆盖。

这是初春，孕育与生长，等待与盼望都在悄然进行。整个武昌湖看上去还不是那么轻柔曼妙，残留的冬还在湿地的表层漂浮。季节的轮换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，任何舞台上的退出者，都是带着些许的不甘离开的。冬的退去与春的上场，如世间的人事变迁，表面的光亮掩去了内里的挣扎与纠结。改变不了的是永远的新与旧的更替和反复的轮回。老去的只是时光里陈留的旧事人情，不变的是春天——蓬勃的生命一直在行走的路上。

尽管下湖的水还没能掩盖去冬的痕迹，但春天已悄然落进了湖水中。风应该是春握在手中的梳子，像大姑娘一样，她让自己好看顺眼起来。我这样的描述已落入了俗套，但春天是永远鲜亮的，一如武昌湖的初见。

生命的生长，季节的变换与轮回，大地的枯黄与葱茏，鸟颀颀，雁高飞。都到心怀。

## 等 待

武昌湖的下湖一眼望去像新生的草原。

湿地里从初春吐芽的嫩草现在是葱茏一片。草在嫩绿时远望是看不出区